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彙選卷一百七

詳校官中書臣張經田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高 中

謄錄監生臣唐作梅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一百七

明 賀復徵 編

疏二十一

奉天殿災上疏

明鄒維

臣伏奉勅書以今月初八日奉天殿災勅諭文武羣臣
詢求所以致災之繇令臣等逐一條陳無隱俾知警懼
以回天意臣惟陛下敬天勤民之意至深至切未嘗少

怠而羣臣奉行或失初意故不能無少過誤使致下民失所怨讟上興上天眷懷遂加譴罰陛下心存警懼咨訪羣臣惟臣愚昧淺陋不足以識致災之繇但有所見不敢遂隱謹採耳目所聞上塵聖覽伏惟少垂察焉切以皇上紹嗣太祖高皇帝之統緒建立兩京本所以為子孫帝王萬世之丕基天下萬民尊仰之根本爰自肇建北京以來焦勞聖慮幾二十年功力浩大費用不貲調度既廣科派亦繁羣臣不能深體聖心致使措置失

宜所需無藝培克者多冗官濫員內外大小動至千百使之坐相蠶食耗貴錢糧而無益於事是以竭盡生民之膏髓又不足以供工作之用繇是財用匱乏莫知所圖民窮無告猶不之卹夫民之所賴以為生者衣食也而民以百萬之衆終歲在官供役既不能保其父母妻子遂其樂生之心又不能躬親田畝以事力作使耕種不時農桑廢業猶且征求益深所取無極至於代輸桑棗以供薪爨剝取桑皮以為楮料而民之衣食無所資

矣加之官司胥吏橫征暴斂日甚一日民生無聊愁歎滿室且如前兩歲買辦青綠顏料本非出產之所而科派動輒千數百戶民無可得則相率斂鈔遍行各處收買每大青一斤至萬六千貫及至進納又多以不中不肯收受往復展轉當須二萬貫鈔方得進收一斤而所用不足以供一柱一椽之費其後既已遣官採辦於出產之處而府縣買辦猶不為止蓋緣工匠計料之時惟務多派以為溢取之利而不顧民之艱苦難辦此又其

為害之甚者也然此特買辦之一爾其他又有不可勝
言者矣且京師者天下之根本人民者京師之根本也
人民安則京師安京師安則國本固而天下安此自然
之勢也而自營建以來用事之人不思人民為國之本
謀所以安輯之乃使羣輩工匠小人假托威勢驅迫移
徙號令方出即欲其行力未及施屋已破壞或摧毀其
牆壁或碎其屋瓦使孤兒寡婦坐受驅迫哭泣號叫力
無所措或當嚴冬極寒之時或當酷暑霖潦之際妻子

暴露莫能自蔽倉遑逼迫莫知所向所徙之處屋室方完又復驅令他徙至有三四遷移而不能定者及其既去而所空之地經月逾時工猶未及陛下之愛民本甚深而工作小人橫害小民如此其甚陛下皆有所不知此京師人民之受害而不能無怨讟者也貪官污吏徧布內外剝削之患及民膏髓朝廷每遣一人出差即是其人養活之計誅求責取至無限量州縣官吏應答奉承惟恐不及間有廉潔自守心存愛民不為承應及其

還也即加讒毀以為不肯辦事朝廷不為審察遽加以罪無以自明是以在外藩司府縣之官聞有欽差官至望風應接唯恐或後上下之間賄賂公行略無畏憚剝下媚上有同交易貪污成風恬不為怪夫小民之所積幾何而内外上下誅求如此豈能無所怨讟乎今山西陝西山東河南諸處人民饑荒水旱相仍至剝樹皮掘草根簸稗子以為食而官無儲蓄不能賑濟老幼流移顛踣道路賣妻鬻子以求苟活民窮財匱如此而猶徭

役不休征斂不息京師之內聚集僧道幾萬餘人日食廩米百餘石而使天下之人糠粃不足至食草木此亦耗蠹食以養無用者也至於報効軍士朝廷厚與糧賜使之就役而乃驕傲橫恣不執常役游行往來擾害良民此乃姦詭之人懼還原伍科徭不堪假此為名以圖規避非真有報効之心此豈可以信用之哉朝廷歲令天下有司織錦段鑄銅錢遣內官齎往外藩及西北買馬收貨所出常數千萬而所取曾不能及其一二耗費

中國糜敝民人亦莫甚於此也且錢出外國自昔有禁
今乃竭天下之所有以與之此可謂失其宜矣馬至雖
多類皆駕下散與民人畜養馬多人少畜養不前及至
死傷輒令賠償馬戶貧困則復鬻賣子女猶不能償夫
國家之所賴者人民也人民既耗土地空虛養馬雖多
亦何所用此又其害之大者晉武帝徙邊人於河南內
地羣臣皆諫以為不可恐貽他日之患武帝不聽其後
卒致五部之亂今乃許令蒙古之人入中國賜以鞍馬

弓矢居室牛羊衣服盛具供帳以待之此等皆窺覘中國姦細之人尤其所不可者夫人莫不安土重遷不樂遠徙況以蕃夷習俗既殊所性亦異豈肯背其本主違去鄉土而居中國乎是必有可疑不可以不察之也今宜使之來朝之後即遣歸其本國不必留之以為後日子孫之患也至於宮觀禱祠之事自古有國者所當深戒漢武帝嘗極意以求之而卒無其驗取譏後世亦宜去而絕之也古人有言淫祠無福況事無益以害有益

蠹財妄費國用無度亦其一耳凡此數事皆足以損傷和氣下失民心上違天意怨讟之興實繇於此夫奉天殿者陛下正朝之殿所以朝羣臣發號布令出政之所古之所謂明堂也而災首及焉其為災之大自古以來未之或有誠所謂非常之變也非省躬責己深察所以致災之繇大布恩澤改革政化以䟽滌天下窮困之人不能以回上天譴怒之意也夫應天以實不以文臣願陛下亟下明詔散遣工匠營造之人停止役作使天下

之人得遂其父母妻子相安相養之心罷絕下番買馬
之後勿令復出四夷外國來朝貢者賜賚而遣之勿使
久居中國有願留者亦宜遣令出塞俟三四年後徐復
議之蓋四夷歸附朝貢雖足以為中國之盛然使之久
居於此窺見中國之虛實恐非今日之所宜亦非他日
之利也彼皆人習武勇不畏彊禦徒以貪求中國之貨
賄而已一旦待之有不至必且為中國患矣冗官濫員
宜沙汰之使歸田里有可用者亦使暫歸俟其官有闕

則取用之簡拔賢才申行薦舉嚴考官更有贓貪蠹政
壞法為民之害者在內則令六卿大臣及監察御史在
外則令按察司官按覈其實而罪黜之勿復寬貸若有
廉能之官善績昭著許令保薦於朝量加陞擢使有勸
勵大抵敦教化厚風俗勵廉耻勸良善此有國之先務
善有所勸惡有所懲則廉耻道立而姦貪之俗自止息
矣前者尚有監生生員告乞單丁侍親因而獲罪發充
軍者亦乞赦原取回使得遂其初心蓋其間亦有先告

侍親後以親終已行出仕有司不行分理一槩查發充軍此皆有虧治體難以垂訓將來至於宮廟禱祠之事亦宜罷絕無聽其妄近者大赦天下之時法司執滯常條罪有無大干涉所當赦宥者尚復拘繫亦乞加重湔洗使之自新嘗為京官者則降出於外勿遷舊職蠲除租稅一切征斂科需不急之務悉乞停罷饑荒之民則令所在有司發廩賑濟或官廩不敷則勸令大戶之家出粟以賑之官為之主俟有豐收則俾償之凡此皆天

下之大計所以保安宗社收拾人心挽回天意而為國
家千萬年無窮之命脈令皆舉行之則人心懽悅和氣
可臻民心既固國本益安欲為天下蒼生之福子孫帝
王萬世之基莫有大於此者矣夫國家之所恃以久長
者天命也人心也而天命所在常視人心以為去就未
有不得人心而可以保天命也未有人心既歸而天命
不歸之者欲和人心必敦教化必脩禮讓必使之遂其
生養於閭閻之下教化行而禮讓興則人知父子君臣

之教尊君親上之義則任之以事驅之以役雖勞而不
怨生養遂而衣食足則人知廉恥思樂妻子保親族盜
賊息而無爭奪凌暴之風矣如此則人心和附天命凝
固國家久長之利又莫有過於此者矣奸人細民有以
詭術異道而惑人者則抑絕而禁止之使不亂吾民之
教信賞罰一號令使人有所守而不為疑惑賜予有節
而不至於濫恩財出有經而不至於妄費則國本克實
財用可舒而不至於空乏有司百官全其祿廩使有以

養其廉恥天下之人得以休養於田里之間而有司官吏無貪殘虐害之政則災沴不作太平可臻人心既和天命攸屬而國之基本自固此誠國家之至計保安天下消弭災變之大者也至於邊防守禦之臣則令其修飭軍伍謹察烽堠以防寇盜此又其所當慮於未然者也今天意如此災變已極不宜復有所造作以重勞其民當還南京奉謁陵廟告以災變之故保養聖躬休息於無為數年之後天意既回始可為之不宜聽信小人

之言復有所興作以誤陛下於其後彼小人者不知國家憂戚之大計惟欲諂順旨以希幸恩寵而已若復聽其言以為無害則誤陛下益甚殆非國家之利也臣不勝惓惓之忠輒冒斧鉞之誅謹陳其愚以復明詔干犯天威不勝恐懼待罪之至惟陛下矜其狂愚少垂聽鑒

緝熙聖學疏

薛瑄

竊見近日有臣下進言欲開經筵以緝熙聖學者雖蒙

聖德允納未見施行蓋欲候軍旅事平之日以開講也
臣愚以謂當聖主中興之時天步艱難之日正講論為
學為治之道不可一日而緩焉者也昔漢光武躬擐甲
胄討除羣兇猶且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軍旅間未嘗一
日廢學故能舉羣盜如鴻毛復大業如反掌唐太宗興
義兵掃除寇亂一時潛邸從龍之人皆文學智謀之士
日久相與論為學致治之道乙夜之覽身忘其倦故能
剗削僭偽拯濟生民此講學所以有資於戡大難也近

者漢北小醜雖陸梁為寇而內外禦侮各有其人堂堂天下號令一施風行草偃非至如漢唐草昧之秋也顧可以斯時而少緩講學之事乎伏望皇上命廷臣集議經筵儀式務從簡約不尚奢華仍博選公卿侍從文學之臣有學術純正持己端方謀深慮遠才識超卓通達古今明練治體者一二十人使之更代入直恭遇皇上視朝之暇日御便殿即召各臣進講其所講之書先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兼講春秋尚書諸史則資治通鑑綱

目務要詳細陳說聖賢修己治人之要懇切開告帝王
端心出治之方以至唐虞三代漢唐宋以來人君行何
道而天下治安為何事而天下乖亂與夫賞善罰惡之
典任賢去邪之道莫不畢陳於前如此則勸講之官庶
可日修其職講官之職既修雖皇上聰明之資實由於
天錫而朝夕緝熙啓沃之力亦有資於聖心聖德日明
於以修治道則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
官以正萬民而治道有修明之效於以攘外侮則修軍

政以簡將帥以練士卒以討仇方而仇方有殄滅之期此講學有資於成大功戡大難宜急行之而不宜緩焉者也

議和蕃不便疏

于謙

據鎮守大同叅將許貴奏要與賊講和暫示休兵俟人馬強壯密定討伐之計臣以賊首額森自逞桀驁之姿糾合敢死之衆既侵犯邊境而拘留上皇復入寇京畿而震驚陵廟其為讐恨庸可勝言且以和議一事論之

當去年秋冬之間正敵勢方張之際朝廷亦嘗遣齎金
繒往使敵庭賄賂纔入於穹廬敵騎已至於闕口朝廷
灼見敵情譎詐和不足恃以故絕使不通往還惟勅邊
將大修武備以勵人心固守城池相機戰守今許貴又
奏講和之議臣等切惟今日之事理與勢皆不可和何
者中國與寇有不共戴天之仇和則背君父而忘大義
此理有所不可和也又敵人貪而多詐萬一和議既行
而彼有無厭之求非分之望從之則不可違之則速變

此勢有所不可和也苟以為敵強難制姑從和以緩其
兵臣等請質之前代宋真宗澶淵之後契丹之眾累被
我兵摧阻既盟之後朝廷尚歲輸銀絹及季世徽欽北
狩中國名將如張韓劉岳之徒屢敗金師及奸臣秦檜
一主和議朝廷既割境土以與之又輸歲幣以賄之甚
至降黜尊號含垢忍羞屈已從和卒至人心解體國勢
陵夷無救成敗而後已援古証今和議之不足恃也明
矣為今之計莫若選將練兵養威蓄銳賊若來侵則相

機而勦殺賊若遠遁不貪利以窮追萬一敵人復有大
舉入寇之謀則我兵操習有素加以將帥思奮臣等當
盡死効力以圖勦滅以雪國恥必不出敵人之下其或
皇天厭亂敵人自知數寇不利遣使入貢則量與賞賜
遣回亦不拒絕而已若欲朝廷先遣使臣往彼通好則
示彼以弱而啟其輕侮之心萬萬不可此則方今之要
務而臣等之愚見也

糾避事武臣疏

于謙

嘗謂竭力盡忠乃人臣之當務懷姦避事在國法所難容竊照寧遠伯任禮本以庸陋叨居重任所宜感激奮勵不避艱危用竭犬馬之勞以圖涓埃之報可也今本官外示退遜而中藏詐謀身躋顯榮而心無補報膏粱紉綺縱嗜欲以為能介胄干戈咸捨置而不問先年甘肅鎮守惟務營私利已不能禦侮安邊窺見邊務方殷遂乃上章辭職既蒙取回赴京自合辭祿致仕却又不安本分望外希求計囑昌平侯楊洪奏保伊曾經戰陣

精神未邁乞令管軍以脩調用已蒙欽准本官今在三
千營與楊洪操練軍馬並無寸長可稱亦無一策可措
近該本官照得紫荊白羊倒馬關口等處易州涿州保
定真定通州係屏蔽京師緊關衝要去處合當增兵守
備遣將巡督議擬摘撥官軍委官統領前去臣等為見
任禮係先朝舊臣邊郵宿將若是簡拔任用必能宣力
竭忠豈徒望其禦侮折衝而實賴其發縱指示乞請勅
命本官統兵於前項地方關口內外往來巡守已於本



年四月二十六日奏准行令任禮欽遵去後豈期任禮罔顧人臣之義終懷負國之心奏稱年老不堪領軍切詳任禮先該楊洪薦伊在京管操軍馬欣然就事畧無難色及改擬前去畿甸巡守輒稱老病不肯啓行臣等竊惟周之姜尚八十而佐武王滅紂興周漢之趙充國七十餘而請自將屯田以降先零今任禮年齒無姜尚充國之邁又况各關各城去京不遠當此人心搖惑之際國步艱難之時本官一身体戚實與國家共之今却

不思忘身而濟難乃敢方命而孤恩原心實出於奸謀
論罪當加於極典及照楊洪明知任禮倚老推姦不肯
盡心為國意在擅作威福暗邀人心聽從囑托朦朧薦
舉夫以任禮楊洪俱為大臣受恩深重手握兵柄身倚
安危方且欺心玩法退縮顧望若此將何以為羣臣之
表率朝廷之倚賴哉合將各官通行拿送法司究問治
以重罪以為人臣懷奸不忠欺上方命之戒

奏免徵大同稅糧疏

于謙

臣因大同地方民貧歲歉具奏蠲免停徵稅糧近奉戶部行臣文劄似以臣言為妄臣觀本部所議有曰宣德十六年大同有災州縣衛所已照分數除豁無災稅糧不知緣何停徵者臣惟大同連年饑荒小民貧苦去冬今春斗米幾值三錢事勢之極言之不殫至於先年奏報災傷欠真乃是有司不恤民隱之罪豈可以此遂以為大同有無災之地有不饑之民哉本部所議又有曰大同一鎮本部給發甚多者夫大同所發該部錢糧乃

是供給軍馬調度之用固未聞該部發幾萬兩濟某縣之饑又曾發幾萬兩寬某州之稅也今乃以此而塞臣之謀是猶以東家之負欠而奪西隣之契券也本部所議又有曰本鎮歲徵不足歲用天地所生財貨百物不在官則在民收貯在官者堪以接濟則拖欠在民者乃可寬徵臣愚不能遠舉古昔且如成化年間山西陝西之饑比時朝廷亦發太倉銀數十萬出賑臣愚不知彼時發銀之時各處地方在官者豈皆在在贏餘耶亦為

當時在官者已竭而後發之銀又未知當時各處地方
賑之而仍徵稅糧與否也大同之饑實與之同而又過
之賑濟既已不得求免稅糧又所不允是大同之民既
不得與往日山西陝西之民比又不得與今日山東直
隸之民比也夫邊民之苦較之腹裏特為異甚腹裏每
畝徵草二束而大同乃每畝四束腹裏稅糧每有輕額
而大同存留之外皆供王府祿米此其苦一也地寒霜
早耕穫不得其時或有慮患人畜俱亡此其苦二也軍

儲缺乏每每動調人馬輒搜民間名雖和買其實害不可言此其苦三也商販不通無貿易之利此其苦四也州縣長吏舉人者少進士者絕無惟知科索不知撫字而各衛所首領官員及分守守備內臣比肩而立皆須供億民少官多此其苦五也是以數十年來村邑蕭條版籍凋落其視成化弘治以前十去六七此而不恤必至無民苟若無民豈有大同既無大同豈復有京師夫邊民者所以捍禦腹裏朝廷恩澤豈特加優渥今乃有

腹裏所無之苦無腹裏所有之恩何也今大同北有強敵南有礦賊而號稱虎頭者時又竊發今州縣小民以升斗之粟坐強盜死者不少中間有兄弟三四人者又有親戚三四人者此其事勢豈可不慮夫人心離向幾微隱伏固知廟堂之上此非所急至於變生禍作獨不用財乎該部所稱天之所生財貨百物不在官則在民是誠至論臣愚不知今日之財貨果在官乎若以為今之天下家給人足臣雖無似斷不敢以是欺陛下也昔

者先帝臨朝號稱積財如權奸劉瑾宸濠錢寧江彬張
銳之屬皆富敵於國今皆抄沒在官當時內府豈無掌
管豈無文簿收記此乃今日財賦根源之地司國計者
正當惟是之求稽其出入而盡還之於太倉使宮闈不
得占據貴戚內臣不得濫竊一疏不允再疏請之再疏
不允三疏請之三疏不允則以身為之去就繼之者又
復如是則聖明之上豈有終不見從者哉足國裕民實
在於此若以此等財貨皆入左右近侍宮闈貴戚之手

不可必得而惟民之求則非今日聖明之治而亦非天下之所望於該部者也該部所議又有曰若是依擬停徵盡免作何區處何設放支臣愚以為區處之策惟力請內帑之銀是也臣聞之古人賢聖君臣所以足國裕民亦自有其道昔者漢文帝露臺惜百金之費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而復今年賜民田租明年賜民田租衛文侯衣大布之衣始年有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今朝廷之上内外官廕日有濫書貴戚賞賜占據橫不可

制司禮監之奏乞請內臣之濫設言者屢及之而不抑
所以糜爛其財賦者不知其幾何此正司國計者之憂
乃於靡有孑遺之民而屑屑取盈焉此其道何也臣前
奏免糧該部令臣查考去處見今有司停徵兩無所從
臣近日又奏邊務事亦未奉明示敷政優游固為聖明
寬裕博大之體然於臣等小臣熙事圖功承流宣化不
無延引歲月伏乞陛下特勅該部查臣所奏如果妄誕
乞即加罪譴明示天下以為人臣不忠之戒如或有禮

乞即施行

登極建言䟽

劉定之

題為建言事臣觀自古以來近邊之禍未有甚於今日也古者如晉懷愍之陷於匈奴宋徽欽之陷於女真其時皆因邊塞外破藩鎮內潰救援不集播遷無所然後有蒙塵之禍未有若今日天下之大數十萬之衆奉上皇至於漠外委以與衛拉特者也至於晉宋既遭此禍之後元帝繼統高宗嗣服皆含棄故都偏安一隅然尚能

奮既衰之勢以禦方張之敵使劉曜石勒斂其虐燄而不侵梓宮韋后因其講和而來歸未有若今日額森乘勝入寇直抵京城奉上皇以來而天下之大數十萬之衆既不能奮武以破敵又不能約和以迎駕聽其自來又聽其自去者也蓋國勢之弱久矣雖非陛下所能遽使之強然豈可不思其自強之術而力行之乎臣愚無知曉敢條陳所見以俟採擇其一曰戰陳臣觀昨者之戰但知閉營堅壁假托持重之說而不能出奇盡力以

收勝捷之功甚至前隊敗而後隊不救左哨出而右哨不隨宜倣宋吳玠吳玠兄弟三疊陣之法前一行刀楯蹲伏以俟其陣最低第二行矛戟大鎗立地以俟其陣稍高後一行騎兵弓矢其陣最高敵至得互相倚恃迭為救護庶幾不至狼狽又敵騎之來奔騰蕩突必資刀斧以制之昔郭子儀破安祿山胡騎用八千人執長刀如墻而進韓世忠破金人拐子馬用五百人執長斧上斫人胸下捎馬足由此言之刀斧之揮霍便捷優於火

鎗之遲緩趙趙也其二曰守禦昨者紫荆居庸等關既不能禦寇之入又不能遏寇之出名為關塞實則坦途敵騎之來若長風之驅雲霧豁然無所底礙蓋兵士寡弱亭障缺敗蹊隧踈漏非朝夕之積也今宜增兵士繕亭障塞蹊隧如古者畫境分守之時因其陸地則縱橫掘塹名為地網因其水泉則遇處停畜號曰水櫃或多植榆柳以制奔突或多招土兵以助官軍此皆古所嘗為必有效驗今武夫悍將多云古不可泥然商之賢相

不云乎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此臣老生腐儒之所信其言者也其三曰通使夫通使之職欲其內蘊忠信之心外有言語之才昔漢文帝遣陸賈使南越用能屈趙佗之膝以去僭號宋仁宗遣富弼使契丹用能結華夷之盟以息戰爭若富弼者所謂蘊忠信而能言語者也奈何往時專以譯人駟夫為之哉今後宜用文武賢臣備正使之選令通敏者為之介紹錄其動靜言語纖悉必載回日聞奏庶乎不至招釁起戎矣其四曰

降蕃往年以來降蕃皆留居京師授以官職給以全俸夫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故昨者或衝破關塞奔歸故土或乘伺機便寇掠畿甸今宜乘大兵聚集之際遷徙其衆遠居南土禁其種落不許自相婚媾變其衣服不許仍遵夷俗或以為兵使與吾中國之兵部伍相雜以牽制之或以為民使與吾中國之民里甲相錯以染化之況又省全俸之給減漕輓之勞臣嘗於上皇時言之智謀淺短不足仰動天聽然今者之禍可鑑矣其五曰練

兵夫天下之民農夫出粟紅女出布而輸納公上者多以養兵也天下之兵受粟於倉受布於庫而練習武藝者所以為國也向者兵士受粟布於公門而納月錢於私室於是乎手不習攻伐擊刺之法足不習坐作進退之宜目不識旗幟之色耳不聞金鼓之節但見其或負販貨財以為商或習學技藝以為工而工商之所得僅足以補月錢之費蓋民之膏血兵之氣力皆變而為金銀以惠奸宄一旦率以臨敵如驅牛羊以當虎狼幾何

其不敗哉今宜痛革月錢之弊作新操練之政將帥有踵舊弊而不改者誅之可也怠新政而不務者降之可也士卒練習既久拔其勇銳者汰其罷軟者糧賞有厚薄費用可節縮矣其六曰撫民夫養兵之費既出於民而兵敗之禍民蒙其害始也出費而終也蒙害民其何辜乎況守令之刻削於民猶將帥之刻削於兵也今宜於常年考覈之所黜落三年朝覲之所彈糾者悉加嚴罰而不寬縱至如大臣舉官有犯贓私者必連及舉主夫

恩不加於貪吏則貪者寡矣罰不貸於舉主則舉者慎矣民豈不蒙其惠乎民安而邦本固雖敵國外侵而邦本內固此保國永世之良圖也豈可以目前不暇而謂此為迂緩乎其七曰選將夫將材罕得天之生將材豈專在於將門乎販繒屠狗之夫而漢賴以王被褐捫蝨之人而秦賴以霸至於趙括者豈非趙奢之子然殞首於白起王離者豈非王翦之孫然繫頸於項羽今國家用將有出於將門之中者若石亨楊洪是也有出於將

門之外者若于謙楊善是也然將能知將宜令其各舉所知不拘門地或以勇力或以計策其餘公卿侍從亦令各舉所知量能而任之庶幾拔十得五聞一知二將材由此而充矣其八曰賞罰夫有兵將而無賞罰猶無兵將也將非賞罰無以將其兵君非賞罰無以將其將昨者遣石亨于謙等將兵禦寇未聞其摧陷敵人迎回鑾輅但迭為勝負互相殺傷而已雖不足罰亦不足賞也今亨自伯爵陞為侯爵謙由二品陞為一品天下

之人未聞其功而但見其賞豈不怠忠臣義士之心乎
昔漢之圖恢復也所恃者諸葛亮宋之圖恢復也所恃
者張浚其人皆忠義素著功業久立及至街亭之戰不
勝而亮降丞相之號符離之役未捷而浚解都督之職
待收後效乃復前官今宜使亨等但居舊職勿授新陞
以崇廉耻之節以作敵愾之氣他日勛名振而爵賞加
亦何晚乎夫既與而不忍奪者姑息之政也既進而不
肯退者患失之心也上不行姑息之政下不懷患失之

心則治平可計日而望矣至於昨有臨陣而死者有棄
關而生者亦宜亟加賞罰庶幾恩及卑賤而人知所勸
法行貴近而人知所戒矣其九曰議政向者御史建議
欲令大臣入內議政事寢不行夫人主當總攬權綱親
決機務如大裘之領不可以倒挈太阿之柄不可以倒持
凡政事有早朝未及決者宜日御便殿使近臣侍於側
大臣奏於前言官察其邪正而加糾彈史官書其言動
以示懲勸君臣之間詢謀疇咨互相可否以求至當此

前代故事祖宗成法也陛下遵而行之則決於萬機也
益以熟而察於百官也益以明聖政益新天命益隆矣
若乃仍如前日每事但以奏本進入旨意批出臣恐偏
聽生奸獨任成亂治化無由以底於雍熙也凡此皆其
見於政治者而尤必以德學為本臣請得終言之其十
曰德學夫人主之德欲其知如日月之明則可以察枉
直仁如天地之大則可以覆羣生勇如雷霆之斷則可
以收威柄故中庸曰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而宋

賢相司馬光之告其君仁宗英宗神宗皆以仁明武為
言光之所謂仁明武即中庸之所謂知仁勇也然是豈
可以易而能哉必本於學矣成湯之聖學於伊尹武王
之聖訪於箕子曾謂聖帝明王全由天資不假學力哉
然五經諸史之博儒生且未易徧觀而況於人主臣謂
經莫要於尚書春秋史莫正於通鑑綱目陛下宜留心
焉不宜觀其善而避其惡也夫善惡兼而觀之則於為
君也既知禹湯文武之所以興又知桀紂幽厲之所以

替而趨避審矣於馭內臣也既知有呂強張承業之忠
又知有仇士良陳弘志之惡於馭外臣也既知有蕭曹
房杜之良又知有李林甫楊國忠之奸而用舍當矣其
為知仁勇之助豈不大哉苟徒若前日使儒臣誦其善
而避其惡是猶恐道路之有陷阱閉目而不視恐魚肉
之有饅腐擁鼻而不嗅其不至於誤食而嘔噦冥行而
顛躓者少矣伏惟陛下以不世出之聖當大有為之時
誠能本於德學以見於政治則天下之大尚如金甌之

完固而未缺臣見國勢可強讐耻可雪兄弟之恩可全
祖宗之治可復而何難哉臣干冒天威不勝戰懼伏惟
擇其言而赦其罪幸甚

論散處邊人疏

明李賢

臣聞皇王之道在赤子黎民而塗人四裔夫黎民赤子
親之也四裔塗人疏之也雖聖人一視同仁其施也必
自親以及疏未有赤子不得其所先施患於塗人也况
奪赤子之食以養塗人聖人恐為之哉竊見京師色目

不下萬餘較之藏民三分之一其月支俸米較之朝官亦三分之一而實支之數或全或半又倍蓰矣且以半俸言之在京指揮使正三品該俸三十五石而實支一石達官則實支十七石五斗是贍京官十七員半矣傳曰朝無倖位則食者寡此非倖位之比也夫以有限之糧而資無限之費欲百姓富庶而倉廩充實未之有也近者連年荒旱五穀不登而國家之用則不可缺是以米粟並進歲入京師數百萬石而軍民竭財殫力涉寒

暑冒風霜苦不勝言然後一夫得數斛米至京師者幸也若運至中途食不足衣不贍而有司曾莫之恤督責之愈急是以不暇救死往往枕藉而斃者不可勝計而達人坐享俸祿施施自得嗚呼既奪赤子之食以養塗人而又驅其力使赤子卒至於饑困以死而塗人則充食厭足仁人君子所宜痛心者也若夫祿所以養廉也今朝官皆實關俸米一石以一身計之其日用之費不過十日況其父母妻子乎臣以為欲其無貪不可得也

備邊所以禦侮也今邊軍長居苦寒之地其所以保妻子禦饑寒者月糧而已糧不足以贍其所需欲其守死不可得也今若去此達官臣愚以為除一害而得三利焉何則計達官一歲之俸不下數十萬可以全生民之命可以贍邊軍之給可以足京官之俸全生民之命則本固而邦寧矣贍邊軍之給則効死以守職矣足京官之俸則知恥以養廉矣得此三者利莫大焉臣又聞聖王之道貴乎消患於未萌易曰履霜堅冰至書曰惟幾

惟康不可以不察也臣切見達人絡繹不絕朝廷授以
官職足其俸祿使久處不去坐糜畿內無益之費尚不
足惜又有甚者焉夫彼皆不顧君親貪而好利乍臣乍
叛慌忽無常彼來降者非心悅而誠服也實慕中國之
利也且達人居胡地未必不自種而食自織而衣今在
中國則不勞其力而坐享其有是故其來之不絕者中
國誘之也誘之不哀則來之愈廣一旦邊徼有警其勢
必不自安矣前世五胡之亂可不鑒哉是故聖人以塗

人處之其來也懲而禦之不使之久處其去也守而備之
之不誘其復來其為社稷生民之慮至深遠也近日邊
塵數驚而達官羣聚京師臣常恐懼不安寢食伏願陛
下斷自宸衷為萬世長久之計乞勅兵部將達官漸次
調除天下各都司衛所彼勢既分必能各安其生不惟
省國家無益之費而又消其未萌之患矣臣材識不遠
偶有所見昧死以言

養聖躬勤論政博孝義疏

章綸

一養聖躬 臣聞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身之本在心大學曰心正而後身修以身為天下國家之本而心又一身之本也天下安危繫於人君之一身身安則天下安天下治亂出於人君之一心心正則天下正欲安天下必先安身欲正天下必先正心此當務之急也臣恭惟皇上身乃天地宗廟社稷之所付託天下華夷臣民之所仰望祖宗列聖萬年之基業在是聖子神孫萬世之統緒在是誠不可不保養而所以

保養之者莫切於遠聲色也昔唐太宗欲納鄭仁基女
魏徵諫止之憲宗時教坊使稱密詔選良家女子納禁
中李絳上疏乃悉還之文宗取李孝本女入宮魏謩諫而
出之此古忠臣愛君必拂其邪心防其嗜慾置君於無
過之地正心以為安天下國家之本使天下莫得非議
也伏望皇上思天地祖宗社稷付託之重念天下臣民
仰望之心宵旰憂勤日夕惕厲以安天下而於深宮之
內遠美色退聲樂以保養聖躬誠以帝王一動一靜天

鑒臨之天下知之史官書之以昭示天下以監戒後世
不可得而掩也

一勤論政 臣聞君上臣下固有天尊地卑之分然元首股肱則有同心一體之情故於退朝之後便殿問答如家人父子相親於一堂之間非天地懸隔邈然不相近也故堯舜禹啓成湯太甲盤庚高宗文武成康宣王之為君臯夔稷契伊尹仲虺甘盤傅說周召仲山甫尹吉甫之為臣或都兪吁咈而規戒於朝廷之上或謨明

弼諧而陳論於堂陛之間或君告臣而曰予違汝弼爾無面從或臣戒君而曰罔遊於逸罔淫於樂上下之間更相告戒故能贊襄治化而致雍熙泰和之盛以為不如是則君臣上下情不交孚而治體民情莫得而知也我朝祖宗列聖之於諸臣常命左右以備顧問或于大誥首著君臣同遊之篇或于勅諭而有旁招俊乂之語伏望皇上以歷代帝王及祖宗列聖為法每退朝之後許師保尚書諸大臣及六科十三道五品以上更番於

便殿以待顧問各條答事宜必言救時急務如此則足以明四目達四聰而於民間利病無不周知矣

一惇孝義 臣聞伊尹告太甲有曰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於邦家終於四海孟軻氏有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誠以孝弟者百行之本萬善之源天子之所以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者不越孝弟而已矣故大舜父頑母嚚克諧以孝周文王事王季一日三朝漢高祖五日一朝太公文帝侍薄太后疾目不交睫衣不解帶是

孝之可法如此唐玄宗初即位為長枕大被與兄弟同寢殿中或設五幄與諸王更處其中或置花萼樓召諸王同宴是友愛之可法如此臣伏望皇上於退朝之暇必設兩宮尊奉上聖皇太后太后而修問安視膳之禮是即虞舜周文漢高文帝之孝也臣恭惟太上皇帝君臨天下十四年是為天下之父也與皇上同氣異胞是為至親之兄也皇上曾親受上皇之冊封是為上皇之臣子也上皇親征蒙塵被留北庭嘗詔旨傳位於陛下

是以天下授陛下也陛下尊之為太上皇帝是為天下之至尊幸而奉迎還宮是皇上之至願亦天下之至望也上皇為陛下同氣之親兄陛下為上皇同氣之親弟形雖為二其實一人况上皇天性謙沖意無彼此伏望皇上於朔望日或節旦幸南宮率羣臣朝見上皇於延安門以序連枝同氣之情以極尊隆崇奉之道則國家天下之福萬世帝王之法也臣又竊觀北極五星明大則吉以臣觀之是復中宮之象而位不虛也誠以后妃

之德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今茲詔冊妃
汪氏為皇后以厚大倫之原是以正位中宮而孝敬勤
儉之德已聞於中外矣又詔冊世子母阮氏為皇后是
固所以正大體明彛倫而中宮之位久讓而弗居也不
意世子薨逝臣民莫不痛心此事既往固不必言矣然
而中宮之位不可以久虛伏望皇上復詔汪氏於正宮
則皇子大本不期而有六宮儀範不期而正國家之本
風化之原自可表正四方流傳萬世矣至於皇上推念

同氣猶子之義詔沂王復居儲位以候皇子之生如此則五倫全備而和氣充溢於宮庭萬姓愛戴而歡聲洋溢於四海殆見天心自回災異自弭而外侮不足平矣

請謚宋臣文天祥謝枋得疏

韓雍

竊見宋丞相少保信國公文天祥弱冠狀元立朝盡節臨危拜相許國不疑志專恢復屢挫折而不移心切匡時蹈艱危而不變既而國亡被執繫獄累年誘之以大用而不從脇之以刀鋸而不屈卒之南向再拜殺身成

仁收三百年養士之功立千萬載為臣之極有指南錄以著其忠愛有集杜詩以寄其憂傷其精忠大節與日月爭光與天地悠久誠足以正人心而扶世道也及宋禮部侍郎謝枋得登科對策力詆權奸登用漕司極攻時政受任於運去祚移之後抗敵於兵罷民散之餘力已盡而不支志有為而不果後元臣程文海等交章累薦耻仕二姓懇辭不屈叅政魏天祐強逼北行誓死不食終於燕京著為文章高邁奇絕發明道學羽翼聖經

其清論無媿於先賢有功於後學文天祥江西廬陵縣人謝枋得江西上饒縣人二賢歿後贈謚未加子孫有在錄用未及及順天府府學之西舊有文天祥祠堂塑像尚且儒者衣未復丞相冠服皆為缺典臣竊惟伯夷叔齊死於殷周之際至宋而追封之諸葛亮顏真卿忠於漢唐之時至元而加封之古之君天下者若茲所行蓋有所見而非苟焉無益之舉也如蒙准言乞勅禮部翰林院儒臣會同考議量加文天祥謝枋得贈謚取其

子孫量才錄用并將順天府學之西文天祥祠堂塑像
改塑丞相冠服行令有司仍各春秋祭祀庶使天下之
人知為臣而能死忠死節者雖百世之後亦得暴白顯
揚垂休後嗣以增志士仁人之氣以沮亂臣賊子之心
其於綱常誠非小補

文章辨體彙選卷一百七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一百八

明 賀復徵 編

疏二十二

扶植綱常疏 明羅倫

臣聞朝廷援楊溥故事起復李賢頃承天問賜對大廷
親置首選每自感勵思酬獎遇凡聖學大要君道急務
朝政闕失紀綱廢弛官吏貪酷生靈愁苦風俗敗壞士

氣委靡兵戈擾攘飢饉薦臻提其綱領疏其節目狀其情實探其根源為萬言書獻於陛下以舒天下之望以酬陛下之恩顧筮仕未久諳練未深而又廟堂大臣百僚庶采必有憂臣之所深憂言臣之所欲言行臣之所欲行臣以疎遠驟進之人恐蹈冒言越職之罪是以心雖懷憂口不敢言口雖欲言時未暇及此臣之罪也亦臣之分也迺者李賢遭喪之時朝廷下起復之命臣竊謂李賢大臣起復大事綱常所關風化所繫天下所瞻

後世所監左右侍從給舍臺官有知義理不顧流俗必
陳正論以扶綱常是用緘默因循至今言雖若迂所關
甚大事雖若緩所係甚切由前數事臣既未暇陳由此
一事臣又未敢論是乃偷合苟容之徒非有忠君愛國
之心固非陛下求臣之本心亦非愚臣報陛下之夙願
也雖越職忤義君子所嫌未同而言聖人不與然先王
立制時政有失庶人工藝猶得匡諫況臣備員近侍蒙
恩深重扶植綱常臣之志也披寫悃憤臣之忠也惟陛

下亮之伏讀聖策有曰朕夙夜惓惓欲正大綱舉萬目使人倫明於上風俗厚於下陛下是言真可為國家扶綱常為天地立民極萬世開太平者也然欲正大綱莫先於明人倫厚風俗欲明人倫厚風俗莫先於孝孝者天之經也地之義也國而非此不可以為國家而非此不可以為家人而非此則禽獸矣孝之時義誠大矣哉故先王制禮子有父母之喪君命三年不過其門所以教人子之孝也為人臣者未有不孝於親而能忠於君

者也昔子夏問三年之喪金革之事無避禮歟孔子曰魯公伯禽有為而為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例者吾弗知也陛下之於李賢以金革之事起復之歟則臣所未聞也以國家大臣起復之歟則禮所未有也似與先王制禮之意不同也似與孔子之言不類也似與陛下策臣之初意不合也以故事大臣當起復歟則為君者當以先王之禮教其臣為臣者當據先王之禮事其君臣不敢遠舉請以宋言之仁宗嘗以故事起復富弼矣

弼之辭曰何必遵故事以遂前代之非但當據經禮以行今日之是仁宗卒從其請孝宗嘗以故事起復劉珙矣珙之辭曰身在草土之中國無門庭之寇難冒金革之名以私利祿之實孝宗卒允其辭此二君者未嘗舉當代之故事以強起其臣此二臣者未嘗循當代之故事以苟從其君故功澤加於當時名聲垂於後世史筆書之以為盛事士夫誦之以為美談此無他君能教其臣以孝臣有孝可移以忠於君也自是而後無復禮義

史嵩之欲援例起復為丞相王黼起復為執政陳宜中起復為宰相賈似道起復為平章此數君者未嘗不以當代之故事起其臣此數臣者未嘗不循當代之故事從其君然生靈以之而困天下以之而亂社稷以之而傾貽禍於當時遺臭於後世此無他君不教其臣以孝臣無孝可移以忠於君也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臣願陛下以宋為鑒使賢盡孝於親為萬世之大臣陛下以禮處賢為萬世之大君此臣之願也亦賢之分也

若又以賢身任天下四方多虞而起復之與則仁宗之時契丹桀驁未為無虞也孝宗之時金人盛強未為無事也陛下必欲賢任天下之事不專門內之私則賢身不可起口則可言宜降溫詔俾如劉珙不以一身之戚而忘天下之憂使賢於天下之事知之則必言言之則必盡陛下於賢之言聞之則必行行之則必力則賢雖不起復猶起復也使賢於天下之事知之而不言言之而有隱陛下於賢之言聞之而不行行之而不力則雖

起復猶不起復也陛下無謂廟堂無賢臣庶官無賢士
君孟也臣水也孟圓則水隨以圓孟方則水隨以方君
好諫則臣隨以直君好諛則臣隨以佞臣直則忤旨多
忤旨多則惡心生惡心生則祿不可保身不可安矣誰
肯不保其祿不愛其身乎臣佞則順旨多順旨多則愛
心生愛心生則寵愈可固位愈可安矣誰肯不固其寵
不安其位乎陛下誠能於退朝之暇清閑之燕畧崇高
貴重之勢親直諒博洽之士開懷收納降禮尊賢講聖

學之大要明君道之急務詢政事之得失察生民之利病訪人才之賢否考古今之治亂諏風俗之盛衰咨邊防之緩急舍一己之見而以衆人之見為見舍一己之知而以衆人之知為知順旨之言則察而逐之使貢諛保寵者無以自容忤旨之言則容而受之使輸忠為國者得以自盡羣策畢陳衆賢並用則賢所欲言者人亦能言之又何必違先王之禮經拘先朝之故事損大臣之名節虧聖明之清化而後天下可治哉朝廷舉措大

臣出處天下觀之史筆書之清議雖不行於朝廷天下
以為何如公論雖不行於今日後世以為何如誠不可
不懼也誠不可不慎也夫賢之起復尤諉之曰負天下
之重任應先朝之故事比年以來朝廷以奪情為常典
縉紳以起復為美名食稻衣錦之徒接踵廟堂據禮守
經之士寂寥無聞不知此人於天下之重任何所關耶
不知此事於先朝之故事何所據耶先朝自楊溥以來
未聞起復某人為某官也今起復之官何如此之多耶

以其高謀遠慮足以定天下之大議耶何未見其發也
以其折衝禦侮足以定天下之大難耶何未見其能也
以其直節勁氣足以勵天下之士習耶何未見其有也
以其深仁厚澤足以浹天下之民心耶何未見其行也
以其忠言讜論足以裨朝政之闕失耶何未見其敢也
陛下何取於斯人而起復之哉意其平昔之計不過阿
媚權勢豫為已地及遭通喪之時則必曲為諛說上蒙
天聽不曰此人辨事理可奪情則曰此有故事例當起

復既遂奸計畧為虛辭一不俞允歡然就位未有堅請
如富弼懇辭如劉珙者也名曰奪情實則貪位名曰起
復實則戀祿且婦於舅姑喪亦三年孫於祖父母禮有
期服奪情於夫初無與其妻起復於父初無干其子今
或舍館如故妻孥不動乃號於天下曰本欲終喪朝廷
不容雖三尺童子臣恐其不信也為人父者所以望其
子之報豈擬至於此哉為人子者所以報其親之心豈
忍至於此哉枉已者未有能直夫人忘親者未有能忠

於君望其直人而先枉已望其忠君而先忘親陛下何
取於斯人而起復之哉何不使之全孝於家而後移忠
於國哉昔富弼有母喪韓琦言起復非盛世事而富公
竟不可奪史嵩之遭父喪太學生羣攻之至數百人而
嵩之竟乞終制今大臣起復羣臣不以為議且從而為
之辭所以豫為已地也羣臣起復大臣不以為非且從
而成其事亦所以豫為已地也大臣既無忌羣臣復何
慙羣臣既有例大臣復何辭今之大臣固韓琦富弼之

罪人夫天子以孝治天下者也欲行孝於天下必先行於大臣臣願陛下不惑羣議斷自聖衷取回內臣許令李賢依富弼故事守制依劉珙故事言事其餘已起復者悉令追喪未起服者悉許終制脫有金革之事亦從墨衰之制任國事於外盡心喪於內朝廷既正則天下自正大臣既行則羣臣自効人心天理不可泯滅誰肯甘心為不孝子醜顏為不忠臣乎綱常由是而正人倫由是而明風俗由是而厚士心由是而純紀綱由是而

張國勢由是而振矣臣言一出犯者皆忤衆怒羣猜將
無不至不曰狂生妄議未諳國體則曰腐儒迂談不達
時宜不曰矯激於名希求進用則曰道理雖是窒礙難
行近年以來類為此語沮塞言路折挫士氣臣雖愚昧
豈不自知言忤於人殃及於已議出於今禍貽於後然
夙夜皇皇惟恐上負朝廷下負所學取議於天下貽笑
於後世是以昧死為陛下言之

邊務疏

商輅

題為邊務事臣竊惟守邊一事最為今日急務近聞各邊操守官軍多係有名無實其故何也一則軍士寡弱一則衣食艱難夫軍士寡弱以戰則不能衣食艱難以守則不固邊城有此二事名雖為守實乃棄之今之議者皆以遣使為請而謂邊方之事似不可為殊不知天下之事未有不可為者特患失於姑息困於因循則事始不可為耳臣訪得大同宣府獨石馬營等處原操守官軍在邊年久服習水土屢經戰陣自正統十四年達兵

侵犯或漫散赴京或因該管頭目帶領來京者一向資緣在京居住即目獨石宣府等處多係各處新撥并河南輪班官軍在彼操守且輪班官軍既無室家可得又無田地可耕因循度日懸望更替欲為久遠之計難矣若朝廷失於姑息安於因循聽令各軍巧立遊擊等項名色將前項官軍占留在京不行發遣則邊境城池愈見空虛設有賊情將何備禦前件如蒙準言乞勅兵部即將口外大同宣府獨石馬營等處正統十四年以前

原操守官軍見在京居住者逐一查究并其家小盡數發去口外各該地方照舊住種操守不許各官仍前巧立名色占怯阻當違者治以重罪或有言前項官軍善戰合留在京操備者此不知輕重之論蓋京師百萬人民縱得前項官軍不見其多不過跟隨各頭目營幹家事而已若邊城得此官軍可以壯威武可以禦賊寇可以使其成家立業為久遠之計其為益豈不大哉惟陛下下不惑羣議斷然發遣則邊境得人而藩屏自固矣臣

又訪得口外田地極廣除屯田軍士地畝已有定額外其守城守關軍士多無田地耕種推原其故蓋因先前在京功臣等官之家將口外附近各城堡膏腴田地占作莊田以次空閒田地又被彼處鎮守總兵參將并都指揮等官占為己業每歲使軍夫耕種收利肥己其守城等項軍士非但無力耕種雖有餘力亦無近便田地可耕即目守邊緊急在京官員雖不能役使口外軍夫撮借官牛等項其弊仍未盡革若朝廷失於姑息安於

因循不即將前項田地撥與各城軍民耕種則衣食無由足給而邊城愈見空虛前件如蒙準言乞勅戶部選差能幹官員分投前去大同宣府懷來永寧等處會同各該都御史御史等官將在京官員應有莊田并彼處勢要之家占種田地盡數分派與附近軍民為業若係原起科田地亦須酌量從輕起科仍乞勅各該鎮守總兵等官將各城堡軍士分作二班每上班六日令其照例操守下班六日盡數督令耕種俟收成之後併力備

禦仍禁革管軍頭目不許多種田地如此則軍士之衣食自給而民間之轉輸可省夫且耕且守古人如漢趙充國諸葛亮晉羊祜皆已行之明效大驗著在史冊今日守邊之要莫善於此若舍屯種之外而欲邊城充實雖傾府庫之財竭生民之力軍士數多歲月久遠亦難繼矣若有言前項功臣等官不可以無莊田則或於腹裏遠近地方量宜撥換口外之地決不可聽其置作莊田侵損守邊軍士有誤國家大計實為不便臣又訪得

永平等關口官軍精壯人民安業而紫荆倒馬一帶關口官軍怯弱關內人民不免驚疑推究其故蓋永平等處係本土官軍而紫荆倒馬等關係在京撥去輪班官軍衣食不足全無固志賊寇若來不過為逃走之計耳此事屢有人言而本部未即施行者其意蓋謂京師根本之地宜留保定等處精銳官軍在京操守殊不知方今急務守邊為上守關次之若徒守京城此為下策何也若邊方失守則關隘緊急關隘失守則腹裏人民望

風流移人心搖動變故百端縱有京師軍馬當寇在遠亦何所施又有言在京管軍頭目利保定等處官軍供給柴草因占此留若果有此尤為不可前件如蒙準言乞敕兵部將保定真定等處在京備操官軍發回附近各關口定立班次永遠操守如有不敷於附近衛所遞相撥補却將見在各關輪班管軍盡數取回在京備操如此非惟兩免重支口糧抑且邊關得人而京師鞏固雖有千百額森亦何足慮凡前三事於守邊守關頗為

切要但恐於人情有碍伏望陛下決意行之則邊方幸甚

脩省疏

商輅

題為脩德弭災事昔漢臣董仲舒告武帝有曰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斯言也古今以為名言茲者彗星見於天田西掃太微北近

紫宮其謹告警懼之意至矣仰惟皇上憂切於心切諭
羣臣同加脩省是能體上天仁愛之心而欲脩政以弭
之也其時政得失生民利病諸文武大臣已條陳上達
矣然德者政事之本書曰惟先格王正厥事孟軻曰君
正莫不正蓋正萬事必以正君心為本臣備員近輔無
以少裨萬一實深媿懼謹采脩德安民大要條陳如左
一曰正心術夫天下之道二正與邪而已正者二帝
三王聖賢之道也邪者佛老異端之教也自古人君崇

正道者無不安享治平之樂惑邪教者未有不致危亡之憂載諸史冊歷歷可鑒臣等仰惟皇上聰明聖知豈不知所決擇而頗留意佛事者聊以試之非誠信之也然外人聞者竊以為議謂內府一次脩齋街市一次騷擾中間委曲誰敢直言行之不已漸失人心伏望皇上留心聖學毋信異端以正本原減去內府脩齋如遇節令止照常例於在外寺觀舉行可也脩德應天之本莫先於此 二曰謹命令夫王言如絲其出如綸言命令

之出不可不慎也伏聞祖宗以來凡傳旨意必專任人如此則責有所歸事無虛偽近來聖旨行於光祿寺內府各衙門者傳奉不一政出多門人得詐偽將來之弊有不可言伏望皇上今後斟酌事體可否如有可行必令司禮監傳旨庶幾命出於一事有可稽而無弊矣

三曰親接見夫君天也臣地也天地之氣交則為泰不交則為否君臣之道何以異是往古事鑒不敢枚舉惟我祖宗列聖在位未有不接見大臣議論政事者君臣

情通政是以和今皇上視朝即退端拱九重不一接大臣於便殿天下軍民利病何由盡知豈以首出庶物自能洞察四方邪抑以臣下庸劣不足與議也伏望皇上日御便殿或三二日一召文武大臣忠直有識者面議政事而可否之或詢軍民之休戚或訪人才之賢否或察治體風俗之得失有疑於心必詢於衆聽覽日熟未必無少補益 四曰慎賞罰夫賞罰二者人君治天下之大柄也賞當功罰當罪則人心服一有不當則人心

不服故欲服人心莫先於慎賞罰慎賞罰尤莫先循舊章守成憲近者道路傳言謂賞與太濫近幸無故而受金帛者多工匠無功而冒官職者衆此非舊典所有也用刑太深有法不該充軍而充軍者有罪不至死而至死者此非成憲所宜也伏望皇上節賞慎刑惟舊典成憲是循是守使人無偏私枉濫之議則公道彰治法正矣 五曰納諫諍夫日有萬機而事有萬變非兼聽博采何由一一當理是故伊尹以從諫弗咈美成湯傳說

以從諫則聖望高宗而後世之稱賢君亦必以聽言納諫為首事也伏望皇上以古之聖主明君為法虛心屈已聽受羣言勿惡其切直勿忽其迂遠苟有當理即賜施行如此則官賞政刑不致乖失而下情得以上通天利害軍民困苦皆得聞知而久安長治之道在是矣
六曰勵官守書不云乎臣作朕股肱耳目言君臣一體也今五府六部等衙門非股肱之職乎給事中御史非耳目之司乎股肱舉動合宜耳目聞見不謬則元首

尊安為成人矣但今承平百有餘年文恬武嬉事多因循究其弊端難以枚舉大槩主於奉承上旨而嫌於違覆或直行己意而不加斟酌是以其事不便於軍民者多矣有識者徒能竊議而不敢公言意謂目前苟安懼煩瀆也豈知今日下人愁怨感動天變如此之甚乎伏望皇上戒勵各官慎修厥職今後令職股肱者凡遇事有不便宜再三執奏毋率意行下結怨於民司耳目者但有事為民厲官為民蠹者即使舉奏毋徇情容隱務

使庶官變因循為奮勵各舉厥職興起事功然後政善
民安可冀也 七曰恤軍民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
此不易之言也然軍出力以衛民民出賦以供軍軍民
相資邦本乃固近來管軍管民官員罔體朝廷愛養軍
民之心因公科斂弊出百端軍民窮困日甚一日若此
者天下皆然而畿內尤甚何也以差役煩重又無所資
以為生也舊日牧馬草場積年開種田地今多為有力
者侵占故馬死而罪責至地少而衣食窘懷憤蓄怨非

一日矣伏望皇上命該部清理三營草場使官軍便於牧放減退勢家莊田使百姓便於耕種以資生理其各處衛所府州縣官有巧立名色或謂措辦或謂區畫或謂罰贖或謂勸借等項科斂剋軍民財物者乞令都察院嚴行禁治毋令恣意朘削以致下人困苦歸怨於上如此軍民各得其所而邦國永寧矣凡此七事實出輿論言之似若違忤行之必有裨益蓋天之視聽在民民心感悅然後天意可回惓惓愚衷實在於是伏望皇

上鑒除舊布新之象斷自聖心力行新政以正心為脩德之本以餘事為脩德之助德脩於上則羣臣咸知感激效職而安養軍民之政次第可舉行矣轉災為祥莫切於此晏嬰曰君無違德何患於彗此之謂也臣不勝悚懼之至謹昧死上言

請革西廡疏

商輅

題為體天道循舊章安人心弭災異事仰惟皇上臨御以來法天敬祖任賢使能政事脩明紀綱振舉是以十

餘年間海內晏然雖天象屢以示戒而災變自消雖水旱比歲相仍而民無離叛實由皇上寬仁大度省刑薄斂慈仁愛人之心感孚於上下也夫何近日伺察太繁法令太急刑網太密官校提拿職官事皆出於風聞暮夜搜檢家財初不見有駕帖人心洶洶各懷疑畏內外文武重臣託之為股肱心膂者也亦皆不安於位百司庶府之官資之以建政立事者也舉皆不安於職商賈不安於市行旅不安於塗士卒不安於伍庶民不安於

業承平之世豈宜有此究其所以蓋緣陛下委聽斷於汪直之一人而汪直者轉寄耳目於羣小汪直之失雖為未甚而羣小之中其奸謀足以顛倒是非其巧佞足以蠱惑人心如韋瑛者自言親承密旨得專予奪之柄自謂百官進退盡在掌握之中擅作威福虛張聲勢甚有同惡相濟如王英者則以附已而薦之稍存公論有所諫正者則以異已而黜之如狼如虎肆無忌憚原其立心惟知希求進用以為一身之榮不知傷害良善虧

損國體大為聖德之累陛下若為防微杜漸不得不然則前數年間何以帖然無事往者曹欽之反皆由逢杲生事有以激之人所共知可為明鑒昔唐太宗當天下甫定之後骨肉相殘羣雄側目嫌疑之際宜乎過慎也而乃從魏徵仁義之言拒封德彝刑罰之說遂致海內殷富斗米三錢外戶不閉幾於刑措太宗因封德彝死謂羣臣曰此魏徵勸我行仁義之効也恨不令封德彝見之夫德脩而民自化法急而民愈亂攷之前史歷歷

可驗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
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我國家積德百有餘年深仁厚
澤浹洽人心四方萬國莫不歸戴陛下為守文令主嚴
刑峻法誠非所宜況今天鳴地震無處無之水旱災傷
日甚一日省躬念咎弭災消患之道莫先於恤刑獄莫
要於安人心而乃反此所為使人人嗟怨感傷和氣一
旦有警變且莫測腹心之患可不懼乎可不慮乎伏願
皇上體天地之包容勿察察於事情尊祖宗之成憲勿

屑屑於改易旨意必經於六科防將來之假冒奏疏必由於通政杜濫受於他門責政事於府部而嚴課功覈實之權付刑獄於法司而申三覆五奏之令收回伺察之人誅逐奸邪之輩其有謀逆奸細并貪贓壞法重情悉依舊規委任歷練老成之人管理如此則讒言不入於耳自足以順情而養神苛政不加於下自足以安邦而定國延聖壽於萬年保皇圖於不拔其端皆在於此不然此風日長衆口嗷嗷國之安危未可知矣臣等荷

陛下生成之德置諸宥密之地一念愛君之心拳拳朝夕有所聞見豈容緘嘿謹條陳大畧具題以聞伏候聖斷即賜施行則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預防外夷奸謀疏

馬文升

嘗思往年三衛部人偷盜邊上馬匹經過大同宣府邊上俱來報說我每在邊各營偷馬回還老營在某處報知今將一年宣大二邊守臣俱不曾奏報前因臣已疑有彼此相和之意且正統十四年因諾延等三衛部人

與北部額森相和故有土木之禍臣又聞額森大衆即日俱在宣府住牧亦有東行者而大同無賊竊疑此輩奸謀若寇宣府山勢險阻若寇大同邊牆復重又各有精兵兼調延綏遊擊官軍在此渠意交鋒之間彼此各有所傷若被諾延為彼嚮道引領大衆俱到本衛地方剽營或留其衆在於大同宣府邊外制我之兵不敢東行彼無後顧之慮分遣精銳或從喜峰口或從燕河營彼處山勢平漫不數十里係腹裏居民稠密人口頭畜

頗多朝入搶掠夕可計歸且軍勢寡弱豈能支持在京
臨時發兵不無緩不及事成化年間諾延衛衛人曾由
此處而入直至永平地方如蹈無人之境若此寇熟知
道路剽剽日久京師未免戒嚴其為國家之患非細也
豈可不早為之禦乞勅兵部一面於團營揀選馬步精
銳官軍三千前去永平再選步兵三千前去密雲各整
點器械令知兵武臣管領操候一面選舍人或職官星
馳前去宣府大同會同鎮巡等官哨探敵兵即今見在

何處有無東行消息或俱在宣府地方爪探如果東行
即將原定三處軍馬就便啓行於所擬地方操守遇賊
侵犯相機截殺又恐此輩譎詐聲東寇西彼此不可不
防復慮擁衆之賊三千之兵恐難捍禦但此時達馬未
經控掠不敢馳騁秋涼之後必肆猖獗思得下班官軍
休息已久兵部宜奏遣屬官二員分投前去將德州并
德州左衛天津三衛秋班馬隊官軍催點齊足俱赴永
平聽候武臣提調操守及將河間等并保定等五衛馬

步官軍及原選土達俱在本城平山衛官軍亦在本衛
定州衛官軍俱在本州真定等衛并寧山衛及平定千
戶所官軍俱在真定各如法操練若大同宣府聲息嚴
急先將前項各城精銳步軍分散各關口協同守把其
馬軍遇有入關賊寇相機戰守若敵兵俱在東路出沒
總兵等官統領聽征官軍前去勦殺如果西路無事馬
隊秋班官軍該赴京者仍舊赴京其在京春班官軍若
係選作聽征之數者且不令下班留之以實京師如邊

方無大聲息仍令暫且下班不許遠散以應調遣庶東西二路各有其備倉卒之間不致悞事亦可以拱護神京但京師者天下之本京師之兵空虛非居重馭輕保固宗社之計臣以順天保定等府原選民兵八千餘名先時真定知府張瑒大名知府李瓚俱已操練定堪調用經今數年恐致廢弛萬一賊勢猖獗無復應援之兵若將此等一體操練則可以振揚威武守護地方為京師之援所謂兵不加增而自增者也

陳愚見以裨聖化疏

劉健

先於嘉靖二年六月二十九日該臣本縣移文令臣知會節該欽奉聖旨優禮老成朝廷已屢有聖旨了劉健等還着有司時加存問欽此欽遵於次日詣臣家存問臣扶病望闕謝恩訖窮念臣以蜉蝣妄幻之軀混麟鳳郊藪之跡殿閣則軒聯孤卿之銜品桑榆則重拜問使之旌麾天光被於綠蓑露滑零於擁腫昔平格或能僅有今賤子幸乃併收寵並乾旋老當屯邁將危將殆且

悲且歡歌枕授意令子代書無馬卿遺稿於床頭竊史
鰭諫餘於牖下竊惟人君莫先於定國定國莫先於正
身然君身之所謂正者其大要在於畏天嚴以定萬年
建國之本奉祖訓以永萬年垂統之本勤聖學以清萬
年幾政之本兢兢業業馭朽履冰此古今帝王貽厥燕
翼之良謀中興英主能自得師之首政也其次則在於
進君子以退小人退小人以安君子所謂君子者公清
直大廉靖光明其學負以道事君之正其節有不可則

止之堅操天度之權衡殿國是之位置得是君子用之
其引援非道德之清流則典刑之故老彼小人者或勸
於善或逃於野而天下政治日趨於太平矣所謂小人
者陰險姦惡嫉賢妬善納賄招權口蜜腹劍結奧援以
固寵榮諂言路以規舉劾鮮廉寡恥辱道喪心誤是小
人用之必引援惡黨以助奸進拔邪佞以延譽彼君子
者甘老死於丘樊不遺羞於名教而天下政治咸墮其
術中矣昔林甫懷毒於鷹揚而九齡輩驚心於挾免張

銳溺於鼓鑄而懷慎輩貧死於蒸毛邪正進退之機否
泰於此攸繫此臣拳拳以進君子退小人為第二義也
又其次伏望皇上守藩邸之初心念靈長之洪祚無以
逸遊而啓荒縱之源無以晏安而忘憂勤之念無溺聲
色以敝精神無嗜禽酒以昏心志無以狂直不識忌諱
而為言路之罪愆無以請謁陰行詭計而致號令之中
止無聽甘言陰為邪佞以延譽無納讒言以防深厚之
詐欺惜賞賚以節民財罷土木以蘇民力選將必登壇

之材擁虛品而冒爵賞者無容濫竿練兵必趨關之勇
糜廩庾以困征輸者無令蠶食治道與危機一念恒存
於意外內脩與外攘大政時加於作新蓋此數者姑舉
大凡昔愚臣在講筵之時恒藉以為諷諫之助後因進
講真德秀大學衍義之編竊感隋煬帝荒淫敗國之政
又上言曰煬帝所為如此便是禹湯文武之子孫也要
滅絕況隋無積善之基者乎狂言犯萬死之誅先帝無
幾微之愠續叨內閣忝與政幾同官悉三壽之良獨臣

乏一得之助乃退而恭成一疏思進以仰贊萬幾屬當
休退未獲進呈其大意請聖駕隨時早晏臨御文華黜
召輔臣密授懿旨左右分行各授紙筆令其疏寫兩京
九卿長貳之賢能各省撫按藩臬之卓異即以各官銜
下直書數言務出知見之真不墮毀譽之計又時與六
卿長貳之中或次第以承宣撫巡藩臬來朝亦不時以
賜問其轄內寮屬之賢州郡民牧之最軍民之大利大
弊政務之可革可興仰答聖問一如輔臣之例無事虛

文仰承德意會萃會言繕寫三本以一留中以備御覽
各以一付之內閣吏部凡遇繁劇之差除不次之超拔
更量材品各委責成其未在所舉者照舊循資自知勉
勵庶才稱其官官勝其事擇材於無事之日獲用於臨
事之時古大臣夾袋之書古賢君書名御屏之意聖王
清問下民之心或者亦出於此臣肉食四十餘年叨閑
十有餘載敢借垂死之筆少贖枉生之愆但蟣蝨已弔於
湯沐之既具犬馬已迫於帷蓋之既陳神思荒迷語言

狂悖石室秘藏不能啓帝王心印之寶篋雖黃蘗畢亦
有愧伏翁口授之漆文執黃卷以窮言未得於片言隻
字存白頭之故習何有於乃志乃心伏惟俯賜哀矜曲
加採擇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臣干冒威嚴不勝
隕越

論時政十失疏

李東陽

竊聞委質事君者人臣之常職託孤寄命者天下之重
任必處常而不失其職任重而不負其託然後可以無

愧若徒曠官尸位而假委質之名不能扶顛持危而冒
託孤之寄斷乎其不可也痛惟孝宗皇帝大漸之時召
臣等至乾清宮御榻前面賜顧命諄諄數百言臣等頓
首拜受不勝嗚咽彼時司禮監太監陳寬實共聞之伏
自陛下嗣位之初臣等輔導啓沃多見施行少伸報稱
近數月來往往旨從中出畧不預聞有所議擬徑行改
易詔書不信政令不中臣等不敢縷縷姑以其重者言
之商人譚景清等附託皇親奏討殘鹽既不肯奉詔還

官又不肯領回原價挾制朝廷搖撼官府沮陛下之美政累母后之盛德論其情罪死有餘辜且皇親之家既已辭退家人引目此商人者已不相干而乃曲為庇護寧使帑藏空虛邊餉匱乏而不之顧此政令之一失也大同隨征所聞衝鋒破敵名次揆之舊制俱不該載況紀功官原開按伏不係對陣侍郎等官勘得功無顯迹查無明證名字不對多寡不一而乃查近年弊政欲陞數百冗員以官法為人情視爵祿如糞土此政令之失

二也內府冗員奉旨裁節僉書守門及分守守備等官
減革者百無一二而海子淨身人又選八千餘非惟傷
財害民抑且敗壞風俗至於蟒龍玉帶濫賞無算大壞
名器尤為不可此政令之失三也御用監書象缺人吏
部奉旨考選乃令革退人役通送本監考校優劣是不
信銓衡之任而信寵倖之臣況該部查出革退之人俱
係蚤緣傳奉奉詔裁革纔不幾時遽開此例則匠官術
士倣倣成風以邪路為當行視詔書為故紙此政令之

失四也他如皇莊田土已令巡撫官查數又復差官踏勘取者未回差者繼出帶領人役搔擾地方京畿貧困已極何以堪之此政令之失五也駕帖出外等人累經各衙門論奏恐生詐偽近因皇親家人奏訴畿民侵占田土輒為出給提解來京鎮撫司考問情節俱與原奏不同未免親解本處官司問理牽連負累破家蕩產冤苦之聲致傷和氣此政令之失六也韋興齊玄蠱惑先帝盜空府庫一則夤緣分守屢劾不退一則奏請追究

止令取回遷延至今未正典刑此政令之失七也各營
執事官軍及內府軍匠各倉軍卒俱經奏準查赴團營
及各衙門乞留仍復照舊廢營伍之籍供私用之門此
政令之失八也內承運庫銀兩支銷累數百萬內府支
用不給印票該庫內官自前查算竟爾不行司鑰庫銅
錢該部累奏支用展轉推延至今未發此政令之失九
也饒州磁器奉詔蠲免二年又令起運來用此政令之
失十也似此之類未易悉舉臣等坐視無可奈何或封

還執奏不能終止其為失職實所難辭追思先帝臨奔
顧命之言仰念陛下委任舊臣之意若涓埃之力少有
所裨犬馬有知猶當報德況主少國疑四方多事豈忍
潔身去位自求便安但忠不足以格君才不足以濟世
智窮力竭日甚於前臣等所陳奉有聖諭朕便處治至
今未有施行今所奉聖諭云待斟酌行是必言無可采
乃使之照舊輔道亦不過仍前失職而已先帝赫赫之
靈臨之在上豈欲其冒輔導之虛名而蹈曠廢之實咎

如此哉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聞之古人亦有明訓與其
身自壞之不若讓之能者伏望聖明俯垂洞察諒臣等
為國之心非由矯飾正臣等失職之罪特賜罷歸亟選
非常之才俾任難為之事庶可以上回天變下慰人心
承先帝付託之隆保祖宗基業之重矣

議行武舉疏

劉大夏

武舉之設將以延攬英雄廣儲將帥招來韜晦之士收
拾跖弛之才蓋以古今治天下之具惟文武二道天之

生才以供世用惟文武二藝凡國家求相於文求將於武亦惟文武二科我朝設文舉足以脩一代之彝典而其網羅之周自閭閻以及草澤不以遠而潰賤而棄故得人以備任使其用武臣也甄別軍功之大小以為陞擢之階級內或陟督府之崇班外或膺邊方之重寄或處於方面之長貳或列於行伍之將帥世享簪纓家足餽廩獎勵武臣作興士氣意甚善矣但求將於武弁一途凡授鉞推轂非出於貴寵之子弟即拔自行伍之粗

材近歲有保舉將才之例又但據其見有官職之人其
間往往徇名而不責實挽強引重者目為勇敢談說縱
橫者目為謀畧及委以重兵臨以大敵債事者多而成
功者少盖由求將之意雖勞而選將之路太狹也宋臣
范仲淹有言議者不知取將之無術但云當今之無將
今日之弊殆亦坐此且天之賦人以求才於文者或優
於武亦不以遠而嗇不以賤而限如穰苴生於寒微吳
起困於羈旅樂毅出於疎賤黥布雜於輿臺衛青辱於



人奴去病育於假子若當時非有知識之人為之汲引豈能自致通顯建功於世而垂稱於後耶今四海之大生聚之繁寧無若斯者在於側陋之間夫武以用將為先亦猶文以求相為先孫武曰將者人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司馬曰將不能設無以應卒昔唐知求將之為重視進士科而增置武舉遂得郭子儀卒成再造之功宋知求將之為重視制科而詳定武舉遂得狄青令狐挺卒能料元昊之背叛破智高之猖獗蓋異人傑士

感奮而興飲氣挾術以赴功名之會此前代故事有足徵也宋臣蘇洵言於仁宗曰文有制科武有武舉陛下欲得將相於此乎取之十人之中豈無一二此名儒格言為足徵也茲者適當武舉再開之時臣等見得法制未脩禮儀未隆上未足以協旁求之心下不足以副登進之望宋臣富弼請制武舉嘗曰法度齷齪未能致特起之士臣等竊與之異世而同懷也蓋事既當重則品式宜加詳備恩禮宜從優厚今欲依倣唐宋故事參酌

會殿二試事例少加損益每遇文舉鄉試之年亦將武舉議期行移兩京各省令其轉行曉諭如有究極韜畧精通武藝者或隱於山林或育於學校或羈於戎卒或係於仕籍許赴所在官司投報試果可取者禮送兵部會萃數目請於次年四月開科初校騎射以發九矢中三矢以上者為合式二較其步射以發九矢中一矢以上者為合式三試策二道論一道優者列職論官以示崇異其非全材黜之以俟後舉此制一定庶法式昭宣

足以備彝憲禮遇崇重足以激人心凡海內智勇之士
莫不仗劍而起各售其術期以效用於世是驅天下之
英雄而入於吾之彀中陛下屈羣策而用之何愾之不
可敵何侮之不可禦雖鞭笞四夷伸威萬里將無不如
吾意者又何假拊髀而歎思借才於異代也哉

培養聖德疏

莊景

翰林院檢討臣莊景謹奏為培養聖德事成化三年十
一月二十九日內閣遣郎中韓定持小揭帖到於東閣

及史館分與太常卿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吳節等人各賦詩以為上元賞玩之具臣等各受一帖內開花果煙火等項面帖詩格式擬述進呈及觀舊式俱是玩好之物鄙褻之詞甚非所以養聖心崇聖德也臣等竊議以為此事必非陛下所為陛下以天縱之聖日新之學游心經術邁迹堯舜凡所舉動必欲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方即位之初首下溫詔免田租絕貢獻停不急之務與民息肩又開言路凡朝廷政治得失軍民利病許

諸人直言無隱天下訢然以陛下應天心承祖德而所以太平萬世者在是矣及觀去年以來如遣人造楮國家舊制也一聞大臣之言而遂寢節令宴樂每歲常例也一因大臣之疏而遂罷向因災異勅諭羣臣同加脩省凡此數事皆臣目擊耳聞未嘗不拜手稽首稱頌以為陛下從善如流改過不吝自禹湯以來未之有也在彼者既皆陛下所不為則煙火之事臣等又決知陛下之不樂於此也今日之舉或者兩宮皇后在上陛下欲

極孝養奉其懽心為一身娛樂之計然大孝在乎養志不可徒供耳目之玩好以為養也臣等伏覩兩宮母后恭儉慈仁之德著於天下坤儀貞靜舉天下之珍竒玩好皆不足以動其心豈以煙火為樂哉即今兩廣弗靜四川未寧三韓離亂然敵情難測尚費區處不可置之度外北蕃甫盛強包藏叵測之心窺伺間隙所當深慮江西湖廣一旱數千里民不聊生其他災傷處所尤多未易悉舉生靈嗷嗷張口待哺雖蒙優詔賑恤然公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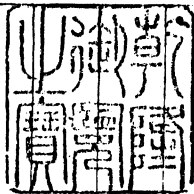
匱乏計無所出可為寒心此正陛下宵旰焦勞不遑暇食兩宮母后同憂天下之日臣等又知陛下之不暇為此也至於翰林之官以論思代言為職雖曰供奉文字然鄙俚不經之詞豈宜進於君上若不取法聖賢而曲引宋郊蘇軾之文致以為比是以三代以下之君望陛下下而不以三代以上之君望陛下也臣等遭遇聖明發身黃甲叨與庶吉士之選陛下養之翰林教之誦習六經師法孔孟二年於茲矣今又授以今職感冒國恩至

隆極厚夙夜惓惓相與戒飭惟恐曲學阿世無以補報於萬一何敢以此鄙詞上瀆天聽以自取侮慢不恭之罪哉臣等又嘗伏讀宣宗章皇帝御製翰林箴曰有啓沃之言惟義與仁堯舜之道鄒孟以陳若今煙火之舉恐非堯舜之道煙火之詞恐非仁義之言臣等知陛下之心即祖宗之心故不敢以是妄陳於陛下之前且知不可曲順而為之是不忠也知其不可為而不以實聞是不直也不忠不直臣罪大矣古之帝王盤盂有戒几

杖有銘目不視非禮之色耳不聽非禮之聲兢兢業業
惟懷永圖雖在紛華靡麗之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
戒謹恐懼操存省察以致其精一執中之功者無所不
用其極誠以人主一心攻之者衆一惑於耳則凡侈靡
之聲皆乘間而入矣一惑於目則凡侈靡之色皆抵隙
而進矣人心愈危道心愈微天理人欲不容並立若曰
上元之樂乃微事耳煙火之舉乃細故耳此不足為聖
明累是殆不然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又曰不役耳

目百度惟貞若於此一事厭常喜異之念興則他日之甚於此者將無不至不可以為微事細故而不知謹也且漆器之作何損於德而舜則止之旨酒之甘何害於事而禹則絕之露臺之費不足為奢而漢文則已之彼聖賢之君何汲汲於是哉正以欲不可縱漸不可長故耳臣等伏願陛下寬斧鉞之誅採芻蕘之語將此煙火之事即行禁止不使接於耳目而移此視聽為文王之視民如傷為大舜之聞善若決江河省此冗費以活流

離困苦之民賞征伐勞役之士則干戈可息災異可消
百姓可以富庶四夷可以賓服億千萬年享太平無疆
之休則陛下之所以奉養兩宮者其孝豈有大於此哉
惟陛下深思而力行之不以臣等為沽矯不以臣言為
迂闊使天下後世皆知聖人之凡所作為出於尋常萬
萬矣



文章辨體彙選卷一百八